

倒古運動掀起巨波

(生愚)

▲古應芬挑撥是非
▲粵府各要人離粵消極抵抗

倒古運動已記本報，其事之醞釀已有若干時日，不過外間不知耳，實力派如李揚敬余漢謀等均不滿古氏，古應芬不知從何方得到報告謂余漢謀曾痛詆古氏，將于古有所不利，古乃向伯南進言，陳信之，乃扣留余漢謀于燕塘教導隊，余部駐軍田之李振球葉肇兩師，即回駐石井，入佔兵工廠，電請伯南勿信謠言，釋放余氏，陳不允，李葉兩師即集中，有移動模樣，伯南立調獨立旅范德星及其他部隊前往監視，又將香翰屏軍由石灘調回廣州，第三軍黃質文黃延楨兩師回駐琶江，兜截余部，范部渡河時，葉師即抵抗，一時炮聲隆隆，廣州市民驚恐萬分，又於上月廿六日會議，本擬決定迎桂軍入粵，張發奎部入北江協防，而張部因駐於賀縣，為利便途計，即取途廣寧出花縣，適乃去年攻粵之路線，古又向伯南進言，謂張軍此來乃假途滅虢之計，事乃與余部有約者，伯南又信之，乃日夜驅使三萬餘匪近郊戰壕，長及百里，如臨大敵，於是粵府一切計劃完全停頓，倒古各派如汪精衛許崇智孫科陳友仁鄧魯等以局面如此不景氣，為千秋萬世之笑話，由某氏奔走徵求各派之意見，一致取消極抵抗態度，汪精衛陳慶君陳樹人等因左派內部有事，須回港料理，順水推舟聯袂回港，而孫哲生即謂省親，須赴澳門一行，陳友仁亦謂嬌妻張嘉英要遊港與寫生，亦已與孫慶興、李福林亦已回港，鄧魯如已回三水，許崇智已秘密抵港，李宗仁尚留粵，已由桂調警衛團二千五百人來廣州保護，此種就是消極之抵抗，軒然巨波，實非粵省之好現象也。

平定高桂滋部兵變

(萍水)

▲共產黨從中煽惑
▲槍殺大隊長二人

山西軍高桂滋部，自閩錫山於去秋失敗後，即由東北張副司令着其改編，時後，乃調駐於平漢線附近之平定，所部餉精，咸歸東北供給，數月以來，於地方尚稱安謐，不料於本月五日，有兵士一千五百餘名，突然譁變，上級軍官以禍起倉猝，事前絕無戒備，惟有任其所之，此項叛兵既已譁變，先將大隊長二人槍殺，繼又在附近民家，大肆搶劫，一般民衆，突遭洗劫，乃扶老攜幼，相率逃避，此項變兵，既經飽掠之後，又將監獄破壞，獄中囚犯，一旦身出犯籠，乃

劉紀文進退維谷

(兄羽)

與一般變兵大肆搶掠，見有高樓大

劉紀文在黨國中，本為後進小子，並無何等助績，祇因鑽營有方，吹拍有術，獲得要人巨公之歡心，予以優位肥缺，以吾人眼光視之，劉氏似可心滿意足安心做官矣，詎知劉氏野心浩大，猶以為未能一嘗部長主席之滋味為嫌，遂於陳濟棠在粵初發動際，竟攜取江海關鉅款，潛赴廣州，加入合作，劉氏自謂與古應芬有翁婿之誼，且古氏平時對劉，亦多羽翼，以為他日主席部長，唾手可得，不圖兩三月來，粵事不獨毫無發展，且內部意見紛歧，不能團結，陳濟棠古應芬把持軍政，為各方所不滿，劉氏不僅無發展餘維谷之境矣。

粵政府

(萍水)

▲按月接濟西北五百萬元
▲粵省風雲，於近日似已歸沉寂，實則雙方暗中活動，較前更烈，蓋粵方欲以目下之兵力，而保守二省，對抗中央如許大軍，未免相形見拙耳，故粵方不得不向外發展，謀聯絡各雜色軍隊，以牽制中央之一部份軍力，近月來粵方對於各雜牌軍隊，多有相當之聯絡，惟此輩雜牌軍，均以餉械為先題，如有餉械供給，則暫時聽候指揮，粵政府以此輩雜色軍隊既以餉械為目標，以後按月匯五百萬元至西北，以給合此項雜牌軍，主持其事者，聞與馮玉祥亦有關係云。

張桂軍窺圖粵省地盤

(茵莎)

▲軍隊移駐東西兩江
▲粵桂兩系勢將火併

此次兩粵聯合對抗中央，表面上雖云兩廣合作，實際上則仍貌合神離，同床異夢，蓋張桂與粵連年苦戰，結怨頗深，此次陳濟棠受古應芬之德惠，反抗中央，自知勢力孤單，難以倖存，乃擁護桂軍以爲號召，於是汪之武力張桂，又得乘機活動於粵境之內，陳亦明知非計，然因時勢所迫，莫可如何，惟有提心吊胆，暗自警備，是時張發奎忽有所悟，乃藉口東江形勢嚴緊，請撥款命，願率領全部東下增防，然陳濟棠恐其集鳩佔鵲巢，不允，並主張桂省部隊，可就近調湘，借以牽制，閩贛方面則由粵軍一力對付，以示分力合作，各不相犯，因此張桂軍集中桂林全州，按兵不動，至粵政府成立，張桂將領有所希冀，然因陳濟棠視若罔睹，軍事掣肘，除昇李宗仁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名義外，張發奎白崇禧等，竟不得優越之位置，更將與張桂軍接近之第十六師楊鼎中部，竟被改編，而調爲國府之參軍廳，故張白憤慨之餘，遂藉病養病，表示消極，後經汪精衛竭力勸導，張白意始稍動，即藉口桂省府成立問題，遽急返桂，抵梧後，當夜於行營召開軍事會議，會議結果，將集中全桂之該軍大隊，移駐大河潯梧沿岸及賀縣鐘山等處，對於桂林及龍虎關之防務，只派一團兵力駐守，據梧方軍界中人傳出消息，謂第四集團軍將由兩路東下，一路由賀縣取道懷集廣寧清遠入小北江，一路由梧州直下西江，桂省府成立典禮聞不日將返梧云。

李宗仁與古張大鬧意見

(翼翼)

▲李宗仁購置飛機
▲古應芬張惠長極力反對

粵方自拉攏各方成立第二政府後，無如各派因不能利益均沾，大權操縱於古陳之手，以致意見紛歧，裂痕漸露，最近李宗仁與古應芬張惠長，因飛機事件，大鬧意見，事緣李宗仁鑒於飛機，在現代戰爭地位之重要，萬難缺乏，故自抵粵後，曾自備現款四十萬，交前航空處長林偉成，囑其購置飛機八架，並擬俟該項飛機運抵香港後，即轉運回桂，成立第四集團軍航空司令部，並委林爲司令，事爲張惠長所聞，大爲不滿，密謁古應芬，謂空軍既已成立，則各軍團所屬飛機，皆應統一，不宜另立名目，各自爲政，以免發生障礙，請古於粵府會議時，反對此事，並運動外交委員會，對於此項飛機運輸，勿予簽字，如必須運來，則各機一律先行運粵，由空軍總司令部編配爲某隊，該隊司令及內部機員，概由總部支配，以昭劃一，古亦深恐桂派勢力擴張，亦深以張意爲是，故當粵府會議，李宗仁將購置飛機成立空軍司令部提出，請求各委通過，并簽發運照時，爲古應芬所反對，爭辯良久，迄無辦法，結果暫將此事擱置，容後討論，李宗仁自受刺激後，古與應芬張惠長意見日趨惡劣，並向陳濟棠大發牢騷，謂粵方既不以空軍助桂，今併將自備款項購置之飛機，亦爲所阻，如此裁制，張桂軍惟有恢復從前計劃，退守廣西云云，陳濟棠得此消息後，頗爲惶急，曾力勸張惠長弗阻桂方飛機，但張與古氏仍極力反對，並以去就力爭，伯南至此，深感左右爲難之苦，此事將來究屬如何結果，尙難逆料，觀此已足證粵方各派之同床異夢矣。